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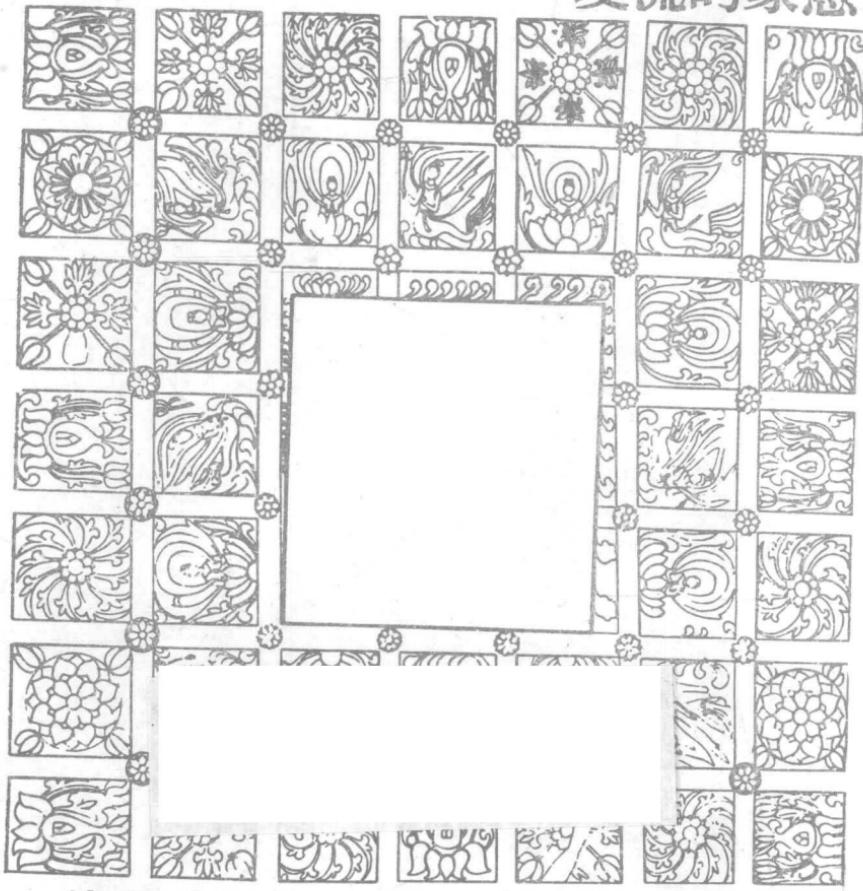
中国文化新论 ● 文学篇(二)

意象的流变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變流的象意



二篇學文 論新化文國中

封面设计：陆岩 田绪桐
技术设计：陈政域

(本书经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据台湾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3 年 4 月修订版影印)

中国文化新论
文学篇 (二)
意象的流变

总主编 刘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振华胶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5 印张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0.50 元

ISBN7-108-00411-9 / Z · 11

(限国内发行)

目錄

導言	蔡英俊	一
素樸的與激情的——詩經與楚辭	楊宿珍	七
帝國與自我的交光疊影——漢賦	吳炎塗	九
詠懷的本質與形似之言	王文進	二五
奔騰與內斂——盛唐詩歌	呂興昌	二十五
多采多姿的中晚唐詩風	李豐楙	二〇三
知性的反省——宋詩的基本風貌	龔鵬程	二六一

- 市井歌謠及其轉型——宋詞 吳炎遜 三七
觀物思想的具現——詠物詞 楊宿珍 三七
從民俗趣味到文人意識的參與——小說(一) 吳璧雍 四〇七
從自我的抒解到人間的關懷——小說(二) 張火慶 四一
市井文化與抒情傳統的新結合——古典戲劇 陳芳英 四一五

導 言

蔡英俊

近代學術研究對於語言文學或其他文化現象的研究討論，都具有一項方法論上的特點，那就是透過定點上的橫斷（synchronic）與歷史發展上的縱貫（diachronic）的交疊運用，而清楚說明某一問題的全貌。因此，在「中國文化新論——文學篇——抒情的境界」一書裡，我們首先嘗試使用定點橫斷的方法，選擇若干主題來勾勒中國文學所呈示的某些精神面相；而在本冊，我們則希望透過時間的縱貫來列述中國文學的歷史發展——畢竟，中國文學所以具有豐富、多彩的姿貌，歷史的延續是一項主要的因素：從先秦的抒情歌謠與說理散文而至明清的章回小說與舞台戲劇，在每一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人們都有不同的觀物方式與情感。

思想的特質，而這些不同的視觀與情思就具體呈現在不同的藝術形式裡。譬如說，商周時期居住在黃河流域的先民，是真正的大地兒女，他們的生活幾乎都按著大地自然脈搏的躍動而作息。也就在這種廣大和平的世界中，他們感染了大地博厚篤實的性情，一旦有所詠歌，也必然是以最坦白、最單純的方式描繪生活的真實面貌；即使是生活的苦難，也只發為低抑平緩的傾訴語調，將苦難歸之於上天或消融於天地自然之間——《詩》三百篇這部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就如是刻露出先民純樸單純的心聲。又譬如說戰國時代投身於紛擾的政治舞臺的知識分子，當他們面對禮教制度的崩壞、天道人倫的不存、道術德業的分裂時，他們如何能安於詳和、素樸的玫瑰園？一旦個我生命投入政治洪流的歷練與掙扎，理想的堅持與自我的突顯正是這個時代的最大表徵。因此，辭彙或語法的鋪陳誇飾與富於變化的表達方式就取代了主題反覆迴增的抒情歌調；而能够「裝入更多的內容，及適應隨時代激動而來的豐富而奔放的情感」（徐復觀先生語）的具有論辯性格的散文與悲涼慷慨的楚調，便成為知識分子表情達意的媒介——先秦諸子的散文與以屈原為主的騷賦，便成為狂飈動盪時代中刻劃人性的見證。就此而論，如何透過種種不同的藝術形式以掌握不同的歷史階段裏民族心靈的形貌，對我們或許更具有文化理解上的意義。

基於上述的共識，我們釐定了〈中國文化新論——文學篇二——意象的流變〉一書的十一個

單元：

素樸的與激情的——詩經與楚辭

帝國與自我的交光疊影——漢賦

詠懷的本質與形似之言

奔騰與內斂——盛唐詩歌

多采多姿的中晚唐詩風

知性的反省——宋詩的基本風貌

市井歌謡及其轉型——宋詞

觀物思想的具現——詠物詞

從民俗趣味到文人意識的參與——小說〔一〕

從自我的抒解到人間的關懷——小說〔二〕

市井文化與抒情傳統的新結合——古典戲劇

希望透過這樣的安排，能够清楚的把中國文學發展的大脈絡描畫出來。同時，我們撰寫的原則依然秉持著「語言型態學對應終極的宇宙態度」(linguistic morphology vs. ultimate attitudes towards the universe) 這種文學類型的理論觀點，因為這種理論觀點的確能

讓我們清楚意識到藝術的形式與表達的內容間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性。然而，我們撰寫的方式既不同於一般文學史著作的敘述方式，自不免遺漏了一些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類型與藝術心靈；同時也無法把一種文學形貌所以過渡到另一種文學形貌的細節、始末交代得詳盡、周密。譬如說，我們以「賦」這種美文形式做為漢代文學的代表類型，進而嘗試從「賦」這種推類、散布的藝術形式探索整個漢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取向：關懷大一統帝國的性格問題以及緣是而來的自我的定位問題。然而，如果我們撇開五四以來對於傳統文學所懷抱的擬似西方浪漫主義者的見解，而以一種更具歷史意義的觀點（即某一時代的文學原是某一時代的文士作家最常使用的語言文字的表現模式）來考察漢代文學的發展，那麼，最能够表達上述漢代知識分子之心靈取向的文學形式應該是賈誼、鼂錯、董仲舒，以及劉向、匡衡等人向漢代帝王所陳的奏疏；而司馬遷的《史記》更是漢代最偉大的一部文學作品（雖然《史記》同時也因為它對歷史所具有的識見與批判力，而成爲一部最偉大的史學著作）。這種敘述性質的散文體，原是中國文學傳統中的一項重要遺產，只是當我們一談到中國文學的代表著作時，我們總會因為想到的是「詩」、「小說」、「戲劇」等純粹的文學類型，而多少忽略或遺忘了這些作品在中國文學傳統裡所曾綻放的光彩。透過這種觀點的引導，《左傳》就不會只是歷史的著作或思想史的材料，而《論語》或《莊子》等書的某些篇章也不會只是哲

學的著作。循此，我們自然可以進一步確立中國敘述傳統的起源及其發展的脈絡。

其次，在中國文學發展的過程裏，有一個重要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民間傳統與個人創作才具之間結合的問題。這個問題代表的是發自基本人性的、天生的藝術創造衝動與文士作家匠心經營的心智創作活動之間所呈示的互動關係。不論文士作家如何加工潤飾、不論某一時代某種文體多麼個人化，其作品的意象與主題兩方面都不缺乏自然的土地和人生今世的氣息；例如《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裡登峯造極的小說，其中充滿著個人在自我追尋之過程裏的衝突與超昇（或換一個角度說，幻滅），但它仍保留著民間說書的色彩與表達形式。祇是，當我們試圖在民間找尋文學發展的線索時，並不表示我們要把已經高度發展的藝術作品驅回民間俚曲俗文的領域——三十年代高唱「俗文學」，便表露出這種倒反的心態；相反地，一如已故的陳世驥先生所指出的：「我們所要探討的，是經過長時期加工潤飾以後所呈現的高度藝術性成就」。本書討論詞、小說與戲劇發展的三篇論文裡，撰寫者都對這個問題有詳盡的敘述，唯獨詩歌這個文學類型我們很難處理，因為中國詩歌的發展有著一段非常久長的歷史，而在這個發展的過程裡，漢代的樂府、民歌以及六朝的吳歌、西曲等種種民謡，並且成為中國文學傳統的榮耀，它的源流自是多方面的。對於這些源流，我們原應專列

一個單元來討論，並且藉此說明中國民間傳統與文學史研究間的關係。

一如我們在「文學篇一」的導言中說明的：對於傳統文化的解釋是一種積累的、漸進的工作，並且隨著透視觀點（perspective）的變換、開展而有不同的結果。因此，如何重新對傳統的文學史作一次不偏不倚的認識與闡釋，並且把這種研究的成果傳達給一般讀者，正是我們真正期待並努力以赴的目標。



素樸的與激情的

——詩經與楚辭

楊宿珍

先秦，在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流程中，確實扮演著舉足輕重而又多彩多姿的角色，人文思想蔚然蓬勃，各種器物發明創制，都展現一個活潑而富生氣的藝術風貌；在文學領域內則有源於羣體生活而具素樸意味的《詩經》與來自抒發自我情志、充滿激情抗辯的《楚辭》。這二大著作，風格殊異，卻為中國文學樹立了兩種生命型態的基型——素樸的與激情的，在往後的中國文學長河裏，可發現多屬此二基型的再度呈顯，因此，做為文學源流的《詩經》與《楚辭》，有其不能撼動的地位。同處先秦的氛圍下，為何展現如此不同風姿的作品，《詩經》、《楚辭》各具的特色如何，以及此二種風格在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又如何，這些均

是本文將要探討的主旨。

素樸的羣體世界——詩三百篇

黃河是中華文化的動脈，從太古之初即在中國北方奔流不息，沿途夾泥帶沙，淤積成一片綿亘數千里的沃壤，從唐堯、虞舜、夏禹以來，都以此沃野爲上田，先民就從此在這土地上耕耘撒籽，播下了文化的根苗。他們的生命與大地結緣，成了真正的「大地人物」，生活在大地上，勞動於大地間，所有生活幾乎全按著大地自然的脈搏躍動而作息。春夏秋冬四時的遞嬗、風霜雨露的變化、日月山川的煥發以及田野瓜棚的收成，這一切均如是自然地與人的性情相交溶。先民陶融在這廣大和平的世界中，也感染了大地博厚篤實的性情，真情實意也毫無掩飾的流露，一切景象均如此靜定而美好。他們以性情感通了宇宙自然的和諧，也由草木萬物的生長，體會到宇宙的流轉生機，醞釀了中華民族深澈淵涵的智慧，創發天人合一的哲學，而自然——象徵天地永恆與和諧，乃成爲文學、哲學的最高境界。

中國人原是如此自如的頂立於天地間，由實際的勞動，體會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真義，而對於萬物的接近與關愛，正表現厚德載物的一面——「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人與天地萬物均如是溫馨親切的處於大自然中。人從自然中取得生活物資，亦將生

命情操寄託自然，形之於語言文字時，亦流露出先民的靈心慧意。這美好的自然詩篇，原是孕育於宇宙自然的蘊藉中，他們以最坦白而單純的方式，透過歌舞、語言文字，繪出了農業羣體生活的真實面貌——勞動的艱辛與愉悅、收成的歡愉與閒情，對山河大地的禮讚、對天地祖先的感恩祈福……等。〔詩經〕——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就如是發抒著先民純樸的心聲。

羣體生活的欣悅活潑

〔詩〕三百篇產生的時代約在周初到春秋中葉的五百年間，周人的興起和他們在農稼方面的傑出成就最有關係，〔詩經〕「大雅·生民」，就是記載敎民稼穡五穀的創世祖先——后稷履迹而生的誕生神話，后稷長大成人，敎民播種耕種之法，收成後，又以之祭祀上帝；說明了周民族創業的艱辛。其文化根苗如此深植於大地之中，而農業生產是所有文化的基础，凡傾向農業的民族性，亦均歸向平實，此為其產業的特性。因此，先民最先立足於大地，就充分表現了素樸文化的氣息。

先民開始耘田撒籽的工作，身心賴此得到依歸，日日課田，無荒無嬉，「幽風·七月」具體描述田家生活的勞苦與情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同我婦子，鑄彼南畝，田畯至喜。……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
十月獲稻。爲此春酒，仰介眉壽。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食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
稼。黍、稷、葧、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下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人們經由五穀蔬果的播種與收成，含蘊著對天地萬物溫情的觀照。勞生雖苦，而收穫之後的
愉悅與感恩，又增進人與天地之間溫厚和諧的情意，因此，「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的完滿收場，洋溢著勞動者自歌其事的美好祝福心意。

溫情厚意的流佈，反映了羣體生活的欣悅情懷，「小雅·甫田」更爲此中代表：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用旣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
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鑄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
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
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